



淺析元明清準提鏡之功用——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準提鏡談起

■ 雷天宇

準提鏡是盛行於東亞地區的準提信仰的最重要的物質象徵。明清以降，它隨著遼代華嚴宗大師道殿（1056-1128）所著《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中倡導的「準提法門」的流行而備受各界人士的推崇。在準提鏡流行於民間的過程中，它的功用逐漸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徵，即由原初的修行法器拓展為文人士大夫桌上案頭的玩賞之物，以及普通百姓用於辟邪壓勝的護身物。本文從討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兩面元明時期的準提鏡的功用出發，探索這一轉變背後的宗教、社會與文化因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兩面準提鏡，一面以漢梵兩種字體鑄刻（圖1），另一面則全為梵文。（圖2）關於這兩面咒文鏡的具體內容，劉國威先生已經有非常詳細的釋讀，茲不贅述。¹其實，上述兩種準提鏡都並非孤例，國立歷史博



圖1 元至明 漢梵兩體準提咒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000292

物館以及全世界許多其它的博物館中也都有類似的藏品，此外還屢見於各大拍賣會上。這些元明清時期所造的準提鏡可以說是既普通又神秘：說它們普通是因為作為「準提密教」最重要的標誌之一，²隨著準提法門在元明清時期的流行，準提鏡也走入了千家萬戶之中。說它們神秘是因為即使如此常見，我們對準提鏡的使用以及功能還是知之甚少。這一方面是受制於有限的歷史記錄，而另一方面則因為目前學者們的研究興趣主要還是集中在破解和釋讀咒語之上。³筆者認為，從現存的史料和準提鏡實物來看，如果依據功用加以劃分，準提鏡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作為修行器具使用的準提鏡壇，第二類是作為收藏鑒賞的藝術品而存在的準提銅鏡，第三類是用於辟邪壓勝的準提護身鏡。



圖2 元至明 準提咒梵文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1953

作為修行器具的準提鏡

有唐一代，與準提咒最為關切的佛典譯本有四：地婆訶羅（Divākara, 613-688）的《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經》，金剛智的（Vajrabodhi, 669-741）的《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不空的（705-774）《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以及善無畏的（637-735）《七俱胝獨部法》和《七佛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陀羅尼法》。雖然四人的譯本均涉及鏡的使用，但正如劉國威先生指出的，其中最強調將銅鏡作為壇城（Maṇḍala）使用的是《七俱胝獨部法》，相關文字如下：

佛言：若求成就，先作壇法，不同諸部廣修供養，掘地作壇，香泥塗之所建立。但以一新淨境未曾用者，於佛像前月十五日夜，隨力供養。燒安悉香及清淨水。先當靜心無所思惟，然後結印誦咒。呪鏡一百八遍。以囊匣盛鏡常持相隨。欲誦但將此鏡。置於面前結印誦咒。依鏡為壇即得成就。

這段文字後來又被成書於遼代的《顯密圓

通成佛心要集》（以下簡稱為《顯密》）所引用，逐漸成為後世使用準提鏡壇的依據。然而，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它根本沒有提及準提鏡壇的具體使用方法，以及為何要在準提鏡上鐫刻咒語和佛像的問題，因此如果僅依靠這一文本來探討元明清時期的準提鏡的話，恐怕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準提鏡鏡面鐫刻咒語和聖像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不空所譯的《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中的「本尊陀羅尼布字法」的啟發：

次說本尊陀羅尼布字法。從頂至足觀一一真言字，屈曲分明流出光明。照六道四生輪迴有情，深起悲愍施與安樂。用陀羅尼九字布列於行者身。即成以如來印，八大菩薩所加持身。若作息災、增益、降伏、敬愛，隨四種法所謂白黃黑赤，成辦悉地。即結布字印，二手內相叉，二大指二頭指二小指相合即成。想唵字安於頂以大母指觸頭上；次想兩目童人上俱；想者字復以大母指觸右左眼上；次想禮字安於頸上用大母指觸；



圖3 元準提咒梵文鏡 取自劉體智編，《小校經閣金石文字》第六冊，臺北：大通書局，1979，頁3607。



圖4 元至明 準提像咒文鏡 中國首都博物館藏 取自張東，《中國古代銅鏡》，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2011，頁105。

次想主字當心以大母指觸；次想禮字安左右肩以大母指觸；次想準字安臍上以大母指觸；次想泥字安右左兩髀上以小指觸；次想娑嚩二合字安右左兩髀上以小指觸；次想賀字安右左二足掌用小指觸。由想布真言結印加持故，行者身即成準泥佛母身。滅除一切業障，積集無量福德吉祥，其身成金剛不壞體。

這種觀想咒字母的布字法也被《顯密》所吸收，在九聖字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嚩」、「暗」、「唵」、「阿」、「吽」等梵文種子字。正因為得到了《顯密》的弘揚，布字法便迅速流傳開來，《準提淨業》、《準提三昧行法》和《準提焚修悉地懺悔玄文》等流行於明清時期的準提儀軌文本，都對其進行過介紹，足見布字法受歡迎的程度。也正是在這樣的風潮下，爲了輔助準提法的修行者觀想梵文種子字，才出現了鑄刻有準提咒的銅鏡，可稱爲一種「方便法門」。⁴不過，由上可知，布字法其實有簡繁兩種，因此以所刻咒語字數多少來論，相應地也有簡繁兩種不同的準提鏡：一種只刻有九字準提真言，如劉體智（1879-1962）的《小校經閣金石文字》中所收錄的「元準提咒梵文鏡」。（圖3）另一種是依據《顯密》而成的擴展版，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二十九字準提咒鏡就是這一類型中目前所見字數最多者（見圖2），堪稱「繁中之繁」。⁵兩者相較，前者更爲古樸，應有較早淵源。但出生於晚清時期的金石大家周肇祥（1880-1954）認爲九字版本的準提鏡多爲宋初所製，此說法仍有待商榷。⁶

上文所述的準提鏡主要用於觀想準提咒和相關咒語的梵文字母，所以銅鏡的一面只鑄刻了咒語，另一面則是素淨的鏡面。其實，還有一種將準提咒與準提像相結合的準提鏡，其經

典依據是《顯密》中的「出入息持」：

或息出時，想自心月輪中九聖梵字，字字連環皆有五色光明。從自口中，流入準提菩薩口中，右旋安布準提菩薩心月輪內。若息入時，想準提菩薩心月輪中字，亦字字連環皆有五色光明。從準提菩薩口出，流入自口中，右旋安布心月輪內。如是終而復始，想之甚妙。

這類準提鏡雖然形制各異，但大都在鏡中央鑄刻有十四臂並只顯示背面的準提菩薩像。（圖4）著名的準提信仰研究專家詹密羅（Robert Gimello）根據《金石索》的提示復原了它的使用方法：

當然，由於我們探討的器具是鏡子，所以它會將女神（筆者按：即準提菩薩）的形象，真言字母和修行者自身的鏡像三者結合起來。有時，爲了強化信徒與神祇相感應的主題，會把背臉相向的女神形象刻在鏡子的背面。這樣一來那些注視鏡子背面的信徒就會看到女神的背面，也因此當信徒注視鏡子正面的自我



圖5 現代 鍍銅準提鏡 筆者私人收藏

形象時，他們能更容易地想像出這是以信徒模樣出現的向後注視的女神。⁷

詹密羅將這種觀想方法稱為「宗教通感法」(religious synesthesia)，認為它是將聆聽或閱讀教義，誦念淨化身心的真言，觀想佛菩薩的形象三種實踐相結合的修行方式，強調了對語言文字的理解和對圖像的感知是相生相融的。

就目前已知的元明清準提鏡遺存來看，幾乎無一例外的都鑄刻準提菩薩背面像，可見這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傳統製式。因此，近來市面上所流行的一種刻準提菩薩正面像的準提鏡（圖5），是不符合這種傳統的，至多可視為一種藝術品，極有可能是現代人的臆造。

不過，鑄刻準提菩薩正面像的此類銅鏡也並非不存在，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明代準提鏡就是一則特例。⁸（圖6）這塊銅鏡刻有準提與八大脅侍菩薩的正面像，其中八大菩薩的形象與嘉興藏版本的《準提焚修悉地懺悔玄文》中的八大菩薩有相似之處，因此詹密羅認為它很可能是為修持玄文所倡導的八大菩薩觀想法（對應準提咒梵文字母）而特製的。⁹

作為藝術收藏品的準提鏡

當然，準提鏡絕不止於法器這一種用途。正如柯律格（Craig Clunas）對明清文人士大夫「閒雅好古」的收藏審美的敏銳觀察，¹⁰ 準提鏡這類既雅又古的器具，早就成為了他們桌上案頭的玩賞之物。清董沛（1828-1895）輯《四明清詩略》中載有王笙（生卒不詳）所作的《準提鏡歌》：

嗜古近推鄭使君，家藏青銅多燦紋。帶鉤十二足珍貴，復儲寶鏡開晴雲。奇芒映射兼細巨，影奪蟾光失斧斤。背陰有像鑄準提，諦視旁文皆梵語。我聞此物

留草堂，忠英耿耿發靈光。施家公子喪先職，僅遺小鑒餘星霜。緬昔甬上多耆舊，管江人集如車轆。漏師中道即被擒，泗鼎沉淵樂停奏。寒宗評事共軍屯，迄今往事難具論。屈指同時五君子，或受表示昭忠魂。石雁山房久焦土，圖書彝鼎空村塢。難教遺址等清風，未及芳蹤留鶴浦。故家喬木多霜凋，難得百年如一朝。渭陽五世保先澤，何論投報及瓊瑤。我為摩挲更拂拭，想見當時照顏色。物以人重故流連，不為銘書來異域。況乎歷劫超塵已百秋，未隨灰燼同悠悠。為語主人善珍護，好與秦龍漢鳳並長留。

顯然，這位王笙筆下的準提鏡，雖然依舊鑄有準提像（「背陰有像鑄準提」）與各種梵文字母（「諦視旁文皆梵語」），但早已變成



圖6 明 準提與八大脅侍菩薩銅鏡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取自郭東錫，〈准提觀音·白衣觀音線刻方形鏡像圖像解釋〉，《美術資料》，48期，1991年12月，頁79。



圖7 明 準提鏡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遼寧省博物館編，《淨月澄華：遼寧省博物館藏古代銅鏡》，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3，頁457。



圖8 清「準提花錢」 筆者私人收藏

了用作收藏和弔古思人的玩物（「我為摩挲更拂拭，想見當時照顏色」），而不是輔助觀想的法器。相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藤花亭鏡譜》中所載的「纖月虬乳鏡」就是其中的典型。概而言之，作為藝術品的準提鏡有兩大特點，一是大多極盡繁飾，除了佛像與咒語以外還有大量額外的紋飾和圖案；二是有不少是在古鏡的基礎上增刻的聖像與咒文。不過非常遺憾的是，這種銅鏡基本上只見於文字描述和金石輯錄，現存實物很少。就筆者所知，目前僅有遼寧省博物館一例。（圖7）這塊準提鏡的登錄年代為明代，一面刻「五子登科」字樣及各種神仙祥瑞圖案，

一面為十八臂騎麒麟的準提菩薩正面像。因為兩面所刻內容極不協調，所以基本確定準提像為增刻。關於此鏡，還有一點非常有趣，那就是極其少見地給準提菩薩配以了坐騎。一般來說，準提菩薩的造像是不搭配坐騎的，因為這既沒有經典的依據，也沒有神話學的基礎。但由於明清時期神魔小說《封神演義》風靡一時，受到了其中「準提收孔宣」¹¹一情節的影響，民間信仰和戲曲曲藝中偶有「準提菩薩騎孔雀」的記載。從這一點出發，再結合文獻中有關清代準提像的記載（如雲南大理巍寶山的青霞觀就曾經供奉騎孔雀的準提道人，山東臺兒莊和河北涿州的準提閣也曾有類似的準提像），可推斷這種準提騎麒麟的圖像，可能創作於《封神演義》問世以前。由此可知，原鏡的鑄造時間則更早，因此博物館的斷代大致是正確的。

作為辟邪壓勝物的準提鏡

準提鏡用於護身，其原因比較複雜。首先與準提鏡的靈異化有關：這種靈異化最早見於唐代的準提譯典，比如地婆訶羅的譯本中就有「叉手捧雜花，呪千八遍。散一鏡面，又於鏡前正觀，誦呪亦千八遍，得見佛菩薩像。」而後在《顯密》中，作者道殿又將準提鏡壇稱為「總攝二十五部壇法」，「最尊最上，能滅一切魔障，能生一切功德，眼見身戴皆獲利樂」，並且提倡修行者要「以囊盛鏡常將隨身」。其次，中國古代本就有「以鏡驅崇」的風俗，而道殿對鏡壇的偏愛，恐怕也是受到了契丹原始宗教薩滿教中的「鏡崇拜」的影響，這從遼塔多飾銅鏡的現象可窺一斑。¹² 如此一來，佛經的神化加上本土風俗的影響，準提鏡自然而然地被賦予了無以復加的靈驗，成為了備受推崇的護身聖物，自遼至近代而不衰。有人曾就佩戴準提

鏡的問題向大居士范古農（1881-1951）請益，足見準提鏡在彼時早已是頗受歡迎的護身物：

問：佩準提鏡有何功德？

答：準提鏡為誦準提呪時對之誦。鏡背刻準提菩薩背像。意顯正像當在鏡面現也。至佩帶功德，當與佩帶呪像同。無非消災增福滿願而已。¹³

不過，一般的準提鏡為純銅鑄造，體積大且笨重，不易攜帶。因此民間便發明了一種輕小便捷的「準提花錢」（圖8），其功能和形制與一般的壓勝錢無異，但所刻內容卻很有特色：一般正面為「準提神咒」四字，反面為梵文準提咒（也有反面無字的），大概可視為準提護身鏡的一種縮小版，主要流行於清代的四川地區。¹⁴

結語

綜上所述，準提鏡在元明清時期的流行主要得益於《顯密》的推崇，而其使用和製作的依據則主要基於《七俱胝獨部法》和《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的記載。作為修行器具而存在的準提鏡，依鏡面所刻咒文的多少可分為繁簡兩種，以有無準提像又有兩種不同的使用方法。作為藝術品而留存的準提鏡，其特點比較鮮明，一是比較繁複，二是多為增刻。此外，作為辟邪壓勝物的準提鏡，其出現是佛教傳統與本地風俗雙重影響的結果，自遼至近代而不衰。

作者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註釋：

1. 劉國威，〈院藏元明時期所造準提咒梵文鏡〉，《故宮文物月刊》，385期（2015.4），頁48-56。
2. 依詹密羅的定義，所謂「準提密教」包含三大要素：一、準提鏡壇配合觀想法；二、「獨部別行」的指導思想；三、「不問在家出家飲酒食肉有妻子，不揀淨穢」，一視同仁，同等靈驗。參見 Robert Gimello, "Zhunti, Guanyin, and the Worldly Benefits of Esoteric Buddh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Understanding Guan Yin," Poh Ming Tse Temple, Singapore, April 5, 2015), 37.
3. 服部法照，〈中国鏡にみられる准提信仰〉，《印度學佛學研究》，1995年1期，頁88-91。
4. 據金石學家朱劍心所言，古鏡中凡有鐫刻梵文字母者，多為準提鏡。參見朱劍心，《金石學》（上海：上海書店，1996），頁166。
5. 《八瓊室金石補正》中有三十六梵字準提鏡的記載，但今已不存。參見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冊63，頁23。
6. 周肇祥，《琉璃廠雜記（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頁554。
7. Robert Gimello, "Icon and Incantation: The Goddess Zhunti and the Role of Images in the Occult Buddhism of China," in *Images in Asian Religions: Texts and Contexts*, eds. Koichi Shinohara and Phyllis Granoff et al.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230-231.
8. 此外，川村宗嗣所著《中国古鏡図説》中也載有鐫刻準提菩薩正面像的明代銅鏡。參見川村宗嗣，《中国古鏡図説》（鶴岡：東北出版企画，1978），頁246。
9. Robert Gimello, "Zhunti, Guanyin, and the Worldly Benefits of Esoteric Buddhism," 43-46; 郭東錫，〈准提觀音·白衣觀音線刻方形鏡像圖像解釋〉，《美術資料》，48期（1991.12），頁76-79。
10.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91-115.
11. 孔宣為孔雀精。
12. 金維諾，《中華佛教史·佛教美術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頁261。
13. 范古農，《古農佛學答問》（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36），頁60。
14. 鄭軼偉，《中國花錢圖典》（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頁469。

2021.7.24 ~
GALLERY S304

因疫情關係，展期以官網公告為準。

亞洲
織品
展

Asian
Textiles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地址
臺南市安平區市啟安大道888號
服務專線
05-3620-777

開放時間
週二至週五 09:00-17:00
週六至週日 09:00-18:00
週一休館

Address
888 Gugong Blvd., Taibao City,
Chiayi County, Taiwan

Service Line
+886-5-3620-777

Opening Hours
Tue. to Fri. 09:00-17:00
Sat. to Sun. 09:00-18:00
Closed on Mondays

